

春来野菜香

■仙源竹韵

前几天，和朋友在一农家菜馆小聚，服务员端上来一盘蒸菜，是用榆圈儿（榆钱）和楮树鬏蒸就的。我满怀期待吃上一口，却感觉不如小时候娘蒸的菜好吃，不免想起了儿时春天寻野菜、挖（摘）野菜、吃野菜的情景。

田畴春事起，里巷相寻稀。初春时节，每逢星期天，哥哥便会带上我和几个小伙伴，挎着竹篮，手拿镰刀到沟河边、田野里给牲畜割草。所割的野草主要有萋萋芽、色拉秧（猪殃殃）、狗老秧（音）、荠菜、蒲公英等，萋萋芽、色拉秧、蒲公英用于喂猪羊，而狗老秧、荠菜则是很少量的一部分，用于食用。

狗老秧，又叫打碗花、狗儿蔓。它们大都长在沟河边，刚开春，便露出了嫩嫩的芽儿，三两一团，五六一簇。由于它个头儿小，不撑架，往往匍匐或攀附在它物上生长，开出白或粉红的花朵来。开春时节，家里没什么青菜下锅，娘可以用它们下面条锅，算是青青的，使原本白水煮的面条有了生气。

荠菜倒是稀客，由于每年常被人们采食的缘故，在旱地里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就要到麦田里去寻找它们。荠菜主要有两种，一种叶子呈长条形，叶顶端略呈弧形，与麦苗的形状和大小所差无几。另一种是锯齿状的，有时候锯齿还挺大，大都生长在田埂上、沟渠旁。寻找荠菜是一个让人既欣喜又沮丧的过程。有时候，走过去没发现，一回头，眼前突然一亮，一个硕大的家伙正匍匐在那儿呢，生怕被人挖了去！因而，每找到一棵，那种激动劲儿就像是过年拾炮抢到一个大雷子。回到家，娘会让我们把割回来的草挑拣一下，挑出狗老秧、荠菜，剩下的拿去喂猪。在第二天的饭碗里，我们便可吃到或蒸或下面条锅的新鲜野菜了，虽然没什么油水，但是那种少有的清香足以令我回味一生。

地里的野菜渐渐开了花，抽了薹子，已不适合食用，树上可吃的花儿、叶儿也渐次多了起来。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榆圈儿。前两天还躲在枝头上的榆圈儿，一阵春风刮过来，一场春雨落下来，仿佛一夜间

榆树的枝条便变了脸儿、长了腿儿，哗啦啦冒出来一团团、一簇簇的榆圈儿，故意招惹我们这些小馋猫。放了学，书包一扔“蹭蹭蹭”争相爬上榆树，兴奋地采摘青青的、嫩嫩的榆圈儿。只消一两根烟工夫，一竹篮榆圈儿便撸满了。回到家让娘择洗干净，第二天早上放学后便可吃到软乎乎、香喷喷的蒸榆圈了。到了中午，娘还会把榆圈儿和榆叶下到面条锅里，满碗的清香让人胃口大增，是别有一番风味儿的。

在豫东，楮树和葛花树（紫藤）是稀有树种，我们村楮树仅有五六棵。楮树鬏是墨绿色的，一个个飘在枝头似少女头顶的马尾辫，等到它们开花的时候就不能食用了。听大人们讲，楮树鬏是发物，人吃了凡是伤口的或慢性疾病的易复发，因而人们采摘较少。葛花树在我们村仅有一棵，缠绕在冬爷家东侧寨海子边的柳树上，紫葛花大都开在高高的枝头上。一嘟噜一嘟噜的紫葛花开得艳，似二八少女身上飘舞的裙裾，常常令我们这些孩子垂涎欲滴。冬爷家的人看管

严，其他人很少吃得到。有时候能侥幸摘上三束、五束，这就够了，毕竟那棵葛花树曾让我们见证了葛花的美丽，让我们这些贪玩的孩子坐在上面春天荡够了秋千，夏天玩够了河水。

等到杨树、柳树长得郁郁葱葱的时候，槐树的叶子才冒出来，三五天便长得满枝都是。在绿叶丛中，怀抱着一串串绿色精灵的便是槐花了，千呼万唤中，它们争相露出小脸儿，张开小嘴儿，露出洁白的小牙儿，一夜间，带着甜蜜的馨香味儿的槐花香便弥漫在村前屋后，飘荡在淳朴的乡村上空了。清晨，娘会把采摘下来的槐花蒸上一个瓦盆，等父亲干活回家时，就可吃到泼有棉油和蒜汁的蒸槐花和焯槐叶了。上午还可吃到用棉油炒过的余槐花，那种香中带甜的余槐花因家中棉油少，一个季节下来娘仅做那么三两次，常常成为我们弟兄几个来年的梦想。

春去春又来。眨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又是暮春时节，想必温馨的槐花香又该弥漫整个村子了吧。

在春天，去看两棵叫爸爸妈妈的树

■徐桂荣

在春天，所有的树木都在蠢蠢欲动
有的要开花
有的在开花
不开花的，也从皮肤里
掏出一抹一抹的新绿来
涂在愈来愈软的枝桠上

但他们老了，两棵叫爸爸妈妈的树
已经老得佝偻着腰身
即使内心有绿，有芽，有蕊，有芬芳
也掏不动，掏不出来了
守着更老的根，和年轮
一边轻轻咳嗽着
一边将自己在一个叫老家的地方
一个方方正正的土院子里
慢慢地搬来搬去

即使我们回去
即使我们像一群春天的叶子，花朵
唧唧喳喳着
贴附在他们身边，身上
他们也回不到春天了
发须越来越白，手脚越来越慢
只有眼睛里的汁液还留着
并一看见我们，就满溢出来
将我们从头至尾，由里而外
浇灌一遍

这时候，他们也能开出花来
一朵一朵
从嘴角到眼角，再从眼角到额头
一直开到我们眼里，心上
沉甸甸的
是永远开不败的皱纹
也是锋利的花影，花痕

丽江游记

■秦博杰



看过电视剧《一米阳光》的人或多或少都对丽江有些憧憬。玉龙雪山、茶马古道、驼铃声、古城……像是磁石，吸引着无数游人到此追逐一个梦。

丽江美，美在她的水。玉泉河环绕着古城，像一条丝带，将古城和慕名而来的人紧紧连在一起。丽江，没有大都市的高楼林立，没有嘈杂，有的只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土木瓦房和过于安静的巷子。

丽江海拔高，待在这里的几天里，见的天总是清澈碧蓝，似洗过一般，在玉龙雪山的映衬下，越发显得纯净。

初到丽江，第一站当然是古城。形容古城是一位老者一点不奇怪，毕竟它在这儿沉睡了几百年；说它是一位青年更是不怪，夜幕下的古城，

霓虹闪烁，歌舞升平。

古城的酒吧街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这条街绵延数百米，在夜晚霓虹灯的映衬下，古城充满活力。叫上三五好友，坐在沿河而建的酒吧前，诉说着心中的话语，说累时呷一口啤酒，真似神仙。不必担心这份喧哗会打扰到安静的古城，酒吧一墙之隔的四方街，还是那样恬静。

漫步古城，你会有一种似乎来过这里的感觉。其实，不是来过，而是丽江她过于自然，过于亲切，让人曾多次醉倒在她的梦里。游客慕名而来，只是想一睹其芳容，像是找寻一个久远的梦想。

这就是丽江，这就是茶马古道上驼铃悠悠的古城。她不在乎你从什么地方来，在乎的，是你走后，能带走什么，是她的美，还是她的静？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王尚林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梁祖文

20.西华县逍遥镇街口。
王文治叼着旱烟袋锅子使劲吸烟，他正和几个熟人闲拉呱，看到刘尚飞带着两个兄弟狼狈走过来。

王文志(对其他熟人)：您几个先忙去吧，我还有点别的事。

王文治站起身，冲卖胡辣汤的老板：喂，东家，来人啦，弄俩小菜，备一炉烧饼。

老板不紧不慢地应诺着。
刘尚飞兄弟三人走过来。

刘尚飞：文治叔，你咋坐这儿？

文治：你咋才回来，我在这儿等你半月啦！

尚飞想说什么。

文治：啥都别说了，一切我全知道了，先坐下歇会儿。

王文治挪挪屁股，尚飞和文治倚着石磙攀话。

小虎：哥，我饿。

文治：掌柜的，先给这俩孩儿弄点吃的，塞饱肚子再说。

王文治与尚飞说着话，走到路边一处不起眼的小饭店，要了俩菜，几

个烧饼。

尚飞(冲俩兄弟)：你俩一个人拿俩烧饼出去啃吧！

刘尚飞：文治叔，你咋来逍遥啦？

王文治：老王，还有老薛，就是王其梅和薛朴若他俩，叫我在逍遥安个地下交通站。

刘尚飞：文治叔，有啥消息吗？

王文治：老魏从太原回来后，有的说是孙良诚把他弄到开封了，也有人说张岚峰把他弄到商丘了，也有的说他回卫营了。我叫人去打听，都没那事儿。

尚飞：我先回家一趟，看看俺娘，把守智、小虎安置好，找找魏司令。

21.黄泛区道路上。

尚飞扮成得体的商人模样，身后跟着两个叫花子般的弟弟，艰难地走在黄泛区大地上。

弟弟：哥哥，咱去淮阳柳林，路咋恁难走啊？

尚飞：当然了，这是黄泛区啊，路咋不难走？(走在前面，见到骷髅死尸，不时提醒)把眼闭上，快走！

眼前，一条弯曲小路通往沼泽地，再远处是一大片开着野花、长满芦苇和蒲草的无人区。

跑在前面的小虎眼尖，看到前面的芦苇摇动。

小虎：前面芦苇棵里像有人。

尚飞：我走头里，你俩拉远点！要是碰上土匪，你们就当不认识我，一直往东北走，到柳林，就找到魏大爷啦！

22.芦苇丛中。

两人说话间，只听一声口哨声响起，一群小叫花子从芦苇棵里围拢过来，有的抡起打狗棍，有的伸出黑乎乎的拳头，抓胳膊抱住尚飞就抢。

尚飞一个鹞子翻身跳出五尺开外，眼看两个弟弟正要挥棍打向乞丐头部，尚飞急喝止。

尚飞向前走了两步，就要招呼两个弟弟，突然背后的草丛中蹿出一个老者，一只胳膊紧紧圈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轻轻从尚飞背上取走了钱袋子，然后跳到一旁。

老叫花子(笑着)：接！

老叫花子将袋子扔向一个大点儿的叫花子，几个小叫花子涌上前去数钱。

老叫花子：给他们留三个铜板，前边过桥时有用。

尚飞：你们活着也不容易，这三个铜板也留下吧！前面可能碰上熟人，就是碰不上熟人，我们一天也走出黄泛区啦！

几个叫花子跑上前扑通跪在尚

飞面前磕头。

尚飞：不必如此，我家是西华哩，住官路刘村，都是黄泛区人，俺家跟你们都差不多，就算我孝敬你老人家，帮帮孩子啦！

老叫花子竖起拇指：好人！好人！

尚飞：大爷，好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才是大救星，以后咱就跟着他们走，就能过上好日子！

老叫花子：你是干啥哩？

尚飞伸出四个指头，老人不明白，摇摇头。

尚飞将拇指和食指分开，变成了八字，老人似懂非懂，不敢相信。

尚飞：小擀杖长又长，专打日本小东洋，小擀杖两头尖，打罢鬼子打汉奸……

老叫花子惊讶道：你是彭司令和老魏的人？要是彭雪枫和老魏的人回来就好了，听说老魏的腿断了，接的是狗腿，你见过他吗？他打仗过种，日本人都怕他。

小叫花子们问老叫花子：他是干啥哩？

老叫花子：神兵天将要回来了。

尚飞扭头要走，老人嘱咐：千万不要远离人行道，没走人的地方别走，免得掉入泥潭。掉进去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人救你！

(79)待续